

文化
中国世界
中世
CULTURE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 编

施特劳斯 与 古典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 阳 主 编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

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主题论文选

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
年会主题论文选 / 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
ISBN 978-7-108-05093-9

I. ①施… II. ①中… III. ①施特劳斯, L. (1899 ~
1973)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7680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文化： 中国与世界” 新论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 21 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

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

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

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

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

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 年中秋于杭州

出版说明

2010 年秋，我国六所大学的古典学研究中心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联署向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发出倡议，成立“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2011 年 8 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经讨论一致通过批准成立“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节制。2012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博雅学院支持下，比较古典学学会首届年会在广东肇庆召开。2013 年，学会第二届年会凭靠重庆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在重庆大学召开——这届年会的主题为“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以纪念施特劳斯逝世四十周年。

这次年会共收到 98 篇论文，其中涉及年会主题的论文 12 篇，译文一篇。我们从主题论文中选出 9 篇辑为文集单行（另收附录两篇），年会的其他论文选集将另外出版。

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

2013 年 12 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古典学：扣两端而执其中	墨哲兰	1
论施特劳斯的否定哲学	陈建洪	24
施特劳斯论色诺芬的		
“苏格拉底申辩”	程志敏	46
马基雅维利、施特劳斯与我们	海 裔	83
马基雅维利的“上升”	李阳泽	118
施特劳斯论洛克	赵雪纲	149
双重写作与启蒙	刘小枫	190
谋杀启蒙	徐 戡	259
哲人与僭政	刘 振	280

附录

施特劳斯年谱	叶 然 编	333
施特劳斯文献分类编年	叶 然 编	357

古典学：扣两端而执其中

纪念施特劳斯古典学进入中国十六年（1998—2013）

墨哲兰

（海南大学社科中心）

一、从启蒙到反省启蒙

1986年，甘阳、刘小枫、赵越胜等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掀起“后文革”时期的第一次翻译浪潮或“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2002年，刘小枫从香港回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古希腊古典学，2003年创办“经典与阐释”系列，一改上世纪80年代的“随机”翻译“精选”古希腊经典及其考证集注、精读细释的研究本翻译，旨在矫正“启蒙”为“反省启蒙”的西学方向。

2009年，甘阳从香港回广州中山大学建立“高等

人文研究院”和“博雅学院”并在全中国推而广之。

17年跨过了120年“启蒙”与“回归”的鸿沟：20世纪做了一百年西化“启蒙梦”，到21世纪才如梦初醒。所谓如梦初醒，恐怕也只能在小范围内算数，大范围仍然还在“西化梦”里。谁能识别其中的玄机？

有感李商隐《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三个“五十弦”了，五代人的“华年”已思如过往。庄生还在该醒的晓梦中沉迷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不知中之梦为西与？西之梦为中与？”

“沧海月明蓝田日暖”分明也是“珠有泪玉生烟”的伤痛，只有“此情可待成追忆”，才知“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何其久矣。难能望帝春心“一寸相思一寸灰”地化作杜鹃啼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归向何处？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鸦片战争”（1840）、“甲午战争”（1894）、“八国

联军”(1900)、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要向日本割让德国租赁的胶东半岛(1914—1916),等等越来越凶险的丧权辱国事件,中国政治腐朽再也掩藏不了自欺不了,遂被迫掷于“救亡与启蒙”的盲目“变奏”之下。所谓“救亡”就是合盘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资本式利用科学技术以“强国”;所谓“启蒙”仍然是合盘照搬“西方意识形态”以为“真理”——“凡西方皆真理:世界性、进步性、现代性。与此相对中国皆本土性、落后性、传统性”——从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的“革面”,到哲学、伦理学、美学、音乐绘画、乃至神学的“洗心”。如此“洗心革面”的全民西化教育首先“重塑”了主导中国知行方向的“知识分子”与“城市生活”。代代累进,迄今一百二十年矣。不夸张地说,如此这般的“救亡下的启蒙”,除了“人种”与“文字”(“文字改革”只剩下最后一步“拼音化”),中华民族文化种性之“根脉”,已经“细如游丝”了!

它造成这样的后果:离开了西方的概念、范畴、逻辑、模式、甚至比喻、象征,我们几乎不能说话,既不能思维也不能表达。不仅西学如此,连中学或研究中学的人从胡适开始,用西方学术框架套制中国文献还以此

为能事，蔚然风成一代“新儒家”气象。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甚至恨不得“西体西用”了去——是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样板”焉。

这正是西方启蒙思想对非西方启蒙所需要的殖民效果。它们按其地中海区域文化本性就是要“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窃‘真理’之名，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获‘权力’之实”。马克思把这“两个特征”归结为西方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如前者表现为哲学与神学的“一元论”、“一神论”、“进化论”，后者表现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强力意志”（“自然正当”）以及资本式的“民主”、“人性”、“技术”的“普遍必然性”与“历史终结性”。由此把非西方民族文化“启蒙”到西方轨道上“臣服而尾随”。如中国然。“启蒙”竟如此奇诡：不启蒙，亡国；启蒙，亦亡国。

可见，“只是当时已惘然”之“惘然”何其深！

今天，尽管世界范围的“启蒙”之“蒙”已显，但真正想做“启‘启蒙’之蒙”者，比当时“启蒙”还难。“启蒙”，字面上是说“真相大白于天下”。但谁知道“大白”即“大隐”呢？

“雅典民主”历来作为美谈，诸如民主、人性的“完美形式”，包括“社会”与“人格”中那些黑格尔

自傲的“精神家园”——“哲学、艺术、科学”——“闲暇的产物”，往下“净化”恐惧与悲苦，往上牺牲崇高与神圣，仅以自然物欲宣泄为能事。

谁去关注承受“恐惧与悲苦”的民主制内的“奴隶制”和民主制外的“种族奴隶制”？谁去关注稍不服从雅典霸权的弥洛斯人不就被雅典帝国灭绝种族了吗！

这就是西方民主发端的亚得里亚海的“阳光”（“自然之光”、“自然理性”啊！）——既遮蔽了奴隶制的黑暗，又连这“遮蔽”也遮蔽着地“双重遮蔽”。为什么衷心赞美的人们不把“民主”、“人性”的美妙词句也施舍一点这些奴隶制下的奴隶们？他们没有，因为被剥夺——无非“强力意志”的“自然正当”而已——恰正是麻木于“自然正当”的奴化人性造就了“主人道德”的标记。

近三千年过去，科技昌明，然历史仍在重演。当今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没有不是靠国内“雇佣奴隶制”（马克思对“资本私有制”的称呼）和海外作为“种族奴隶制”的“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相辅相成维持的，只是维持的方式——军事殖民、经济殖民、文化殖民——三者合一地花样翻新着。除此，民主制从来都不是什么“以民为主”。现行西方民主